

筆記

說大觀

集

宋彭乘著
墨客揮犀全

進步書局校印

平
水
大
水
水

平
水
大
水
水

平
水
大
水
水

宋彭乘著

墨客揮犀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音樂及遊戲書

蕭笛新譜

一冊 二角五分

京調風琴譜

一冊 五角

戲曲大全

十冊 三元二角

魔術大觀

一冊 六角

科學演義

一冊 二角

唱戲入門

一冊 一角二分

春謎大觀

二冊 四角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墨客揮犀提要

宋彭乘撰時有兩彭乘一為華陽人宋史有傳撰是書者則高安彭乘也書中如彭淵材遊興國寺潘大臨作滿城風雨近重陽詩數則與冷齋夜話無一字不吻合疑原本殘闕後人以惠洪本高安彭氏子無心竄入耳自此數則以外所載宋代遺聞軼事以及文評詩話俱足以資考證較他小說之侈言神鬼徒供談助者猶有取焉

墨客揮犀卷一

宋 彭乘撰

包拯自御史直諫院。危言正議。傾動朝野。仁廟常溫顏優納。近侍以為難。帝曰。忠鯁之言。固苦口而逆耳。蓋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又何必拒而責之。大聖之度。慈厚若此。

張相昇為御史。數上封章。論及兩府。仁廟固謂曰。卿本孤寒。何故屢言近臣。公奏曰。臣安得謂之孤寒。臣自布衣。不數年致身清近。曳朱腰金。如陛下乃孤寒也。帝曰。何為孤寒。曰。陛下內無賢相。外無名將。官冗而失黜陟。兵多而少教習。孤立朝廷之上。此所以孤寒也。帝喜而優容之。近侍皆為之懼。自此名重朝野。

孫資政洙出帥環慶。宿管城。值夏州進奉使至。或曰。當避驛者。公曰。使夏國王自入朝。亦外臣也。猶當在某下。况陪臣乎。羌使遂宿白沙。仁廟聞而嘉之。

寇萊公卒於海康。詔許歸葬。道出荆南之公安縣。邑人迎祭於道。斷竹插地以掛紙錢。竹遂不根而生。滋茂殆一畝。邑人神之。立廟於側。祠宇嚴潔。祀奉甚謹。今侍讀王公樂道文其事於石。

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某於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材。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十兩。曰。徑行。毋顧家也。部將得以活。去投江南。居□□□。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將為主。是夜城將陷。先喻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惜建民。妾願先百姓死。誓不獨生也。詞氣感慨。發於至誠。不得已為之戢兵而入。一城獲全。至今連氏為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相踵。皆連氏之後也。○又李景使大將胡則守江州。江南未下。曹翰以兵圍之三年。城堅不可破。一日。則怒一饕人。鱸魚不精。欲殺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多年矣。屍骨滿地。奈何以一食殺士卒耶。則乃捨之。比夜。卒縋城走投曹翰。具言城之虛實。先是城西南倚險。素不設備。卒乃引三帥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則一門無遺類。二人者。其為德一也。何其報効之不同哉。

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但啖飯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為饕人所私。食肉不飽。乞

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其半為饔人所慶。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撤屋新之。暫於廊廡下起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其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知也。

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象牙為白暗。犀為黑暗。故老杜詩曰。黑暗通蠻貨。又謂睡美為黑甜。飲酒為軟飽。故東坡詩曰。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左傳。晉使子貢謂鄭人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人。註。行李謂行人也。今人乃為行裝為行李。非也。

鄭希仲云。凡仕官有三難。一謂統十萬之衆而為帥。二為翰林學士。三謂宰劇邑。三者苟非其材。則事必隳廢。除是三者。雖宰相猶可以常才兼之。

寇忠愍初登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唐郎中謂方為郡。夕夢有人告云。宰相至。唐思之不聞。朝廷有宰相出鎮者。晨興視事。而彊吏報寇廷評入界。唐公驚喜。

出郡近勞。見其風神秀偉。便以左輔待之。且出諸子羅拜。唐新飾勒鵜。置廳之左。冠既歸船。其子極白其父曰。適者冠屢目此。宜即送之。冠果詢牙校。何人知吾欲此。對以十四秀才。既而力為延譽。極於孫漢榜中第。由是成名。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尚有當時所畫。題誌甚明。熙載諡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辯。退之遂為熙載矣。

今人於榜下擇壻。號鬻壻。其語蓋本諸袁宏。尤無義理。其間或有意不願而為貴勢豪族擁逼不得辭者。有一新後輩少年。有風姿。為貴族之有勢力者所慕。命十數僕擁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畧不辭避。既至。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微得托迹高門。固幸。將更歸家。試與妻子商量。看如何。眾皆大笑而散。

舊制三班奉職。月俸錢七百。驛券貳半斤。祥符中有人為題詩所在驛舍門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曰。如此何以責廉隅。遂議增月俸。

嘗有一名公。初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米。戲為詩答之曰。五貫五百九十俸。虛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尚未厭糟糠。僮僕豈免遭飢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喫酒喫肉何曾夢。為報江南癡秀才。更來謁索覓甚錢。熙寧中例增選人俸錢。不復有五貫九百俸者。此實養廉隅之本也。

潘閬字逍遙。咸平間有詩名。與錢易許洞為友。狂放不羈。常為詩曰。散拽禪師來蹴踘。亂拖遊女上鞦韆。此其自序之實也。後坐盧多遜黨。聞命捕購甚急。閬乃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許洞密贈之詩曰。潘逍遙。平生志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嗔爾口。嗷嗷。罰教臨老頭。補衲歸中條。我願中條山神鎮。常在驅雷叱電依前趕出。這老怪。後會赦。以助教授之官。閬乃自歸。送信州安置。仍不懲艾。復為掃市舞詞曰。出秋霜。價錢可贏得撥灰兼弄火。暢殺我。以此為士人不齒。投棄終身。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以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色不印指者。為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貓。永叔未知其精妙。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家相近。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黑精如線。此

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司馬溫公詩話曰。魏野詩曰。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窗下有殘燈。而俗人易葉為藥。不止不佳。亦和下句無氣味。魯直曰。老杜詩曰。黃獨無苗山雪盛。黃獨者。芋魁小者耳。江南名曰土卯。南州多食之。而俗人易曰黃精。予美流離亦未至作道人劍客食黃精也。如淵明詩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其渾成風味。句法如生成。而俗人易曰望南山一字之差。遂失古人情狀。學者不可不知。

揚州芍藥。名著天下。郡國最其盛處。仁宗朝。韓魏公以副樞出鎮維揚。初夏芍藥盛開。忽於叢中得黃緣稜者四朵。土人呼為金腰帶。云數十年間。或有一二朵。不常見也。魏公開宴。召二人者同賞。時王禹玉作監郡。王荊公為幕官。陳秀公初校尉衛寺丞。為過客。其後四人者皆相繼登台輔。蓋花瑞也。

御史臺儀。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罷為外官。有侍御史王平。拜命垂滿百日。而未言事。同寮皆訝云。或曰。王端公有待而發。苟言之。必大事也。一日聞入劄子。眾共偵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者。是何穠若之容。忽覩鬢如之狀。

墨客揮犀卷之二

宋 彭乘撰

倪彥及朝奉。嘗為太原府幕官。云太原人喜食棗。無貴賤老少。常置棗於懷袖間。等閑採取食之。則人之齒皆黃。緣食棗故。乃驗嵇叔夜齒居晉而黃之說。

福州雪峰有應潮泉。其廣不過二三尺。水纔數寸。而進退淺深。與潮候無差。然四傍皆頑石。惟當中有數沙眼。每潮上則涓涓而出。潮退復竭。故老相傳。以為海眼。但其處高當山脊。不知何以能與水澤相通也。又湯院有泉。凡四五泓。其一當中。獨冷如冰。餘鼎沸。引入浴室。冷煖正得其中。餘澗導以灌田。為利甚博。蔣穎叔留題詩。所謂及物孰為多。灌田一萬頃。是也。

蒲陽壺公山有蟹泉。在嵌嵒之側。一杖大可容臂。其源常竭。求涓滴不可得。州縣遇旱暵。即遣吏齋沐。置淨器於前。以茅接之。泉乃徐徐引出。滿器而止。有一蟹大如錢。色紅可愛。緣茅入器中。戲泳俄頃乃去。若遇蟹出。雨必霑足。此亦應天寺鰻井之類也。

王聖美為縣令時。尚未知名。謁一達官。傳其方與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竊哂其所

論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否。聖美對曰。生平愛之。但都不曉其義。主人問不曉何義。聖美曰。從頭不曉。主人曰。何如不曉。試言之。聖美曰。孟子見梁惠王。不曉此語。達官深訝之曰。此有何奧義。聖美曰。既云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

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為文。穆修張景輩始為平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當同造朝。待旦於東華門。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澀。當時已謂之工。傳之至今。

桂州婦人產男者。取其胞衣淨濯。細切五味煎調之。召至親者合宴。置酒而啖。若不與者必致怒爭。

紹聖初。曾子宣在西府。淵材往謁之。論邊事。極言官軍不可用。用士人為良。子宣喜之。既罷。與余過興國寺。和尚食素分茶甚美。將畢。問奴楊照取錢。奴曰。忘持錢來。奈何。淵材色窘。余戲曰。兵計將安出。淵材以手持鬚良久。目余趨自後門出。若將便旋。然余迫之。淵材以手挈帽褰衣走如飛。余與奴楊照過二相公廟。淵材乃敢回顧。喘

立面無人色。曰：編虎頭，撩虎鬚，幾不免虎口哉！余又戲曰：在兵法何計？淵材曰：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湖南之俗，好事妖神，殺人以祭之。凡得儒生為上，祀僧為次，餘人為下。有儒生行柳連道中，日將暮，遇耕者，問秀才欲何往，生告之故。耕者曰：前有猛獸為暴，不宜夜行。此村下有民居，可以託宿。生信之，趨而前。始入一荒逕，詰屈行者甚少。忽見高門大第，主人出，見客甚喜，延入一室，供帳赫然，有饌豐美。既夕，有婦人出，問生所，閱其色甚妍。生戲一言挑之，欣然而就。生由是留連數日。婦人亦比夜而至，情意款昵。乃私謂生曰：是家將謀殺子以祭鬼，宜早自為計。我亦良家子，為其所劫至此，所以遣妾侍君者，欲以綴君留耳。生聞大駭，乃夜穴壁，與婦人同出。比明，行四十里，投近縣，縣遣吏卒捕之，盡得姦狀。前後被殺者數十人，前所見指途耕者，亦其黨也。於是一家盡抵極法。生用賞得官，遂與婦人偕老焉。

北人喜鵲聲而惡鵲聲，南人喜鵲聲而惡鴉聲。鴉聲吉凶不常，鵲聲吉多而凶少。故俗呼喜鵲。古所謂乾鵲是也。南中多有信鵲者，類鵲而小，能為百禽聲。春時其聲極可愛，忽飛鳴而過庭簷間者，則其占為有喜。凡野禽或獐狐之類，入人家者，必有不

祥事。余累試甚驗。不但人家。路行遇飛鳥過者。切避之。若遺糞汚人衣者。亦不祥。又見雀鬪者。不得相逐。遭官事。

鷓鴣能勑水。故水宿而物莫能害。鶴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背畫字。成符印。蠹蟲自出。鵲有隱巢木。故鷺鳥莫能見。燕銜泥。嘗避戊巳日。故巢固而不傾。鵲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即銜艾置其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

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口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有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不由人。雖有情致。乃非女子所宜。

王君貺為三司使。乞更河北鹽法。條約頗精密。仁廟批曰。朕不忍河北軍民頓食貴鹽。三司即時寢罷。後刻詔於北京望宸閣。

錢君倚學士服除。知江寧府。常州有無賴男子來謁。曰。我乃先公故侶也。先公嘗貸我二十萬。幸見還。君倚愀然變色。起謝之。延饌送保寧館。留且將聚質償之。常有老

先生數人聞之俱至。責無賴子曰。舍人方起復。貧甚。奈何以其親為言。欺取無券賈之財。父老俱白君倚。請却逐之。君倚笑曰。豈可。彼以吾父有所貸。未償為請。公輔為之子。何敢不償哉。於是償之遣去。無賴至常州。人人聚罵。遂自縊而死。

雀有色純白者。有尾白者。構巢人家。多為祥瑞。余曾見賃藥老人。育白雀數枚。問何從得之。答云。雀方出殼未羽時。以蜜和飯飼之。乃然。

夔峽間有子母鵲。比常鵲差大。雌雄未嘗相離。虞者必雙得之。閉雌於籠中。縱雄出食。食飽輒歸。縱雌亦然。若雙縱。則徑去不復返矣。

河州有禽名骨托。狀類雕。高三尺許。常以名自呼。能食鐵石。郡守每置酒。輒出以示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擲其前。即啄而吞之。良久牽出。視石已軟爛如泥矣。

文潞公住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和昫。朝儀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七十八。嘗為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二十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為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疊疊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河中府鶴雀樓五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者甚多。惟李益。王文奐。暢諸三篇。能狀其景。李益詩曰。鶴雀樓西百尺牆。汀洲雲樹共茫茫。漢家簫鼓隨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知長。風烟併在思歸處。遠目非春亦自傷。王文奐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暢諸詩曰。迥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韓侍中薨。差內臣張都知督塋事。玄堂甃以石。一切用度。皆出於官。上自撰墓碑。題其額曰。兩朝顧命定冊元勲之碑。明年。曾侍中薨。上題其墓碑額曰。兩朝顧命贊冊亞勲之碑。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磬折。稱新昌布衣彭几。幸獲拜謁。既罷。熟視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鏡自照。又將其鬚曰。大畧似之矣。但只無耳毫數莖耳。年大當十相具足也。又至廬山太平觀。見狄梁公像。眉目入鬢。又前再拜。贊曰。有宋進士彭几。謹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鑷者。使剃其眉尾。令作卓枝入鬢之狀。家人輩望見。驚笑。淵材怒曰。何笑。吾前見范文正公。恨無耳毫。今見狄梁公。不敢不剃眉。何笑之乎。耳毫未至天也。剃眉人也。君子修人事以應天。奈何兒女子以為笑乎。吾